

通

介

堂

經

說

通介堂經說卷三十一

徐瀨學

左傳四

昭公

不有以

十七年傳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叔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杜注嘉其能答賦言其賢故能久有國正義曰言不有學問之人以治其國能長久乎按勘記曰宋本能上重其國二字灝案此當讀不有以斷句以謂答賦言其明詩習禮故能久享其國也疏讀不有以國爲句文不成義

必火入而伏

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梓慎曰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正義曰服虔注本火出而章必火火入而伏重火別句孫毓云賈氏舊文無重火字臧氏琳曰當從服氏本有重火字爲是梓慎以火彗之隱顯占諸侯之有災下云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言等星隨火行已二年矣諸侯之有火災必然而無疑也若作必火入而伏爲火星入而彗伏則下文其與不然何所指乎賈景伯不重火字與漢志同灝案不重者是也火出而章火入而伏二火字皆指星火言彗星隨火出沒故接云其居火也久矣若其間參以火

災之火非唯語氣不順且旣曰必火則所言災驗已畢
下文皆成贅設矣其與不然自指火災蓋災由星孛于
火而致則火災不待言矣賈杜一本與漢志合今必舍
之而從服氏乃學人好異之習耳

若琴瑟之專壹

二十年傳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瀕案專猶轉也

廣雅

日專

琴瑟下轉弦者謂之轉今謂之軫軫轉雙聲

文選

七發

轉也注引許慎淮南子注軫轉也凡琴瑟必旋轉其軫以調其弦方可鼓

若專壹則宮商不諧矣故曰誰能聽之

送亡

二十一年傳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歟而不能送亡君

請待之釋文以君字絕句正義曰服虔以君上屬孫毓
以君下屬杜注不明似亦上屬瀨案孫讀是也送亡與
藉歿相對君字當下屬甚明杜注云請君待復戰決勝
負則亦以君字下屬孔說非也

無亢不衷

二十二年傳無亢不衷以獎亂人正義曰亢高也衷善
也獎勸也無貴高不善之事以勸亂人爲惡也瀨案元
年傳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杜彼注曰亢蔽也
此亦當訓爲蔽蓋楚使薳越帥師逆華氏名爲請受而
戮之實陰助華氏故宋人之言如此亢者遮蔽之也廣雅
日亢通也衷通作中中正也又蔽與固義近故固寵亦曰亢

寵宣三年傳石癸曰先納之可以亢寵亢猶固也杜注亢極也非是

問於介眾

二十四年傳晉侯使士景伯涒問周故士伯立于乾卦而問於介眾杜注介大也灝案介卽大之譌說文籀文大作介與介形近蓋寫書者由篆改隸故介譌爲介

陽不克莫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杜注曰陽氣莫然不動乃將積聚釋文云陽不克莫絕句灝案釋文讀是也廣雅曰莫布也文選潘安仁關

中詩亂離斯瘼注引韓詩作莫薛君曰莫散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訓爲勝言陽不勝陰爲所揜也陽爲陰所揜而相戰勝則其克必甚矣陽不克莫克訓爲能言陽氣不能布散故將積聚也陽氣不能布散者以爲陰所揜故也故其咎爲旱也昭十七年傳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杜注今火向伏故知當須火出乃布散爲災布與莫義同

易之亡也

二十九年傳蔡史墨曰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灝案

易之言速也謂速其亡也史記天官書曰處其居久其國福薄福薄徐廣曰
易猶輕正義曰范氏已欲免禍今復改易之而使亡非
速也

若爲三師以肆焉

三十年傳若爲三師以肆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
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杜注
肆猶勞也釋文肆本又作肆王氏念孫曰作肆者本字
作肆者借字也大雅皇矣箋曰肆犯突也春秋傳曰使
勇而無剛者肆之案隱九年傳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
遠去之卽所謂肆也文十二年傳若使輕者肆焉其可
杜注肆暫往而退也灝案肆軍旅之名大雅皇矣篇是
伐是肆肆與伐相對毛傳肆疾也肆本輕肆之義故又

訓爲疾

不爲利回不爲義疚

三十一年傳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杜注回正心也疚病也見義則爲之釋文不爲干僞反灝案爲當讀如字不爲利回不爲義疚猶言不回於利不疚於義晉語曰若之何其回於富也韋注回曲也回於富卽回於利不疚於義不病於義也杜注皆失之

定公

廢干鑪炭

三年傳邾子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杜注廢墮也

灝案此蓋若今之火炕故投于牀而障鍼炭也

基閒王室 基澆能戒之

四年傳管蔡啟商基閒王室杜注基毒也周公攝政管叔蔡叔開道紂子祿父以毒亂王室又哀元年傳少康爲仍牧正基澆能戒之杜注亦曰基毒也戒備也灝案杜訓基爲毒其義本於說文然此非毒之謂也毒亂王室已屬牽強毒澆則更不可通矣今案廣雅云基志也基閒王室謂其志欲閒王室基澆能戒之亦謂志在於澆而能自爲戒備耳

季莘畀我

楚子取其妹季莘畀我以出釋文云世族譜季莘畀我

皆平王女也服云畀我季芊之字灝案卜文言鍾建負
季芊以從又以季芊妻鍾建而不及畀我若畀我別是
一人不應漏略服說是也

盟以信禮也

八年傳王孫賈曰盟以信禮也杜注信猶明也灝案信
古伸字言盟以伸禮也易繫辭下傳尺蠖之屈以求信
也釋文信本作伸穀梁隱元年傳信道而不信邪何注
信申字古今所共用是也杜注失之

桓子乍謂林楚

桓子乍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貞也爾以是繼之杜
注乍暫也校勘記曰諸本作乍后經初刻作乍後加口

荀子大昕云孟子今人乍見孺子趙岐訓乍爲暫乍暫
聲相近疑經注皆無口旁後人妄增梁履繩云乍字經
典罕見左傳果有此字五經文字何以不收也瀕案錢
氏謂乍字爲後人妄增口旁是也然趙杜訓乍爲暫猶
未合詞氣謂乍者始事之辭引申之則凡事之突如
其來者皆曰乍如孟子云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及
此乍謂林楚是也蓋陽虎欲殺桓子而使林楚爲御以
如蒲圃桓子知之欲林楚脫已於難而未知其心卒爾
與言故曰乍謂耳

如驂之斬

九年傳吾從子如驂之斬杜注斬車中馬也猛不敢與

書爭言已從書如驂馬之隨斬也正義曰說文云斬當
脣也則斬是當脣之皮也驂馬之首當服馬之脣脣上
有斬釋文云本或作如驂之有斬非也灝案說文云斬
馬頭絡銜也顰著掖鞍也斬當膺也纏馬繩也此駕具
析言之異也渾言則通謂之轄輶而轄轡亦謂之斬此
斬卽指纏轡而言秦風小戎箋云游環在背上無常處
釋文引沈重云斬者言無常處誤也游環出入無定故言無常處斬則有一定者矣貫驂之外轡
以禁其出正義引釋名云游環在服馬背上驂馬之外
轡貫之游移前卻無定處也此卽所謂驂之斬也蓋服
馬有斬驂亦有之驂之斬貫於游環而在服馬背上服
馬行則驂馬不得不行故曰吾從子如驂之斬矣杜孔

皆未得其旨

棄禮必不釣

十年傳晉人遂殺涉佗君子曰此謂之棄禮必不釣杜注言必見殺不得與人等瀕案棄禮必不釣蓋古語釣與均同平也言涉佗棄禮不平所以見殺也十三年傳刑已不釣矣釣亦平也杜注失之

三折肱

十三年傳三折肱知爲良醫瀕案醫者引手切脈屈申其臂故曰折肱三之言多也此形容之辭非斷折之謂也

再禽

十四年傳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杜注
使敢死之士往輒爲吳所禽欲使吳師爲取之而吳不
動瀕案杜意謂越之敢死士爲吳所禽欲使人入吳師
取之而吳不動也然如此則安能動乎非其情也若越
人爲吳所禽則吳旣取之矣何謂欲使吳師取之乎蓋
句踐患吳師整使敢死士再犯其陳而禽其士卒欲以
動之百下文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臣奸旗鼓
不敢逃刑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
蓋吳不爲動又使罪人屬劍自剄使其驚駭注目因猝
敗之奸旗鼓正謂禽吳之士卒也

哀公

形鏤

元年傳器不形鏤杜注形丹也鏤刻也王氏引之曰陸

粲附注後錄曰形當作彫文相近而譌也家語車不彫

幾器不彫鏤案兩彫字重出則不詞陳氏芳林攷正日家語一本仍作形

陸說非也惠氏定字以形爲古彫字於理尤不可通作

形者是也周語器無形鏤韋注形丹也鏤刻金飾也賈

子禮容語篇作蟲鏤建本潭本皆如是楚語不聞其以土木之

崇高形鏤爲美韋注形謂丹楹鏤謂刻桷吳越春秋王

僚使公子光傳作蟲鏤蟲者触之借字說文触赤色也

通作蟲又通作形灝案形者采飾之通名說文云形丹

飾也丹沙五色皆備故山海經有白丹青丹文選東京

賦曰黑丹石繙因朱沙取貴獨擅其名世遂名赤者爲
丹說詳書惟其塗丹覆下而形亦爲赤飾其實五采之飾通謂之
形故形與鏤對文形謂塗飾鏤謂彫刻也解者多未得
其義蓋此義失之久矣

易之

子西曰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杜注易猶反
也灝案易讀若輕易之易言闇處能自儉約而勤恤其
民吾先大夫子常輕之而不爲意所以敗也秦策曰願
王之勿易也漢書高祖紀素易諸吏陳餘傳夫目一趙
尚易燕高誘顏師古注竝曰易輕也與此義同杜注失
之釋文此字無音則亦誤讀爲反易矣

繁羽

二年傳繁羽御趙羅灝案繁讀若婆氏也定四年傳廣民七族有繁氏釋文繁步何反廣韻曰漢有御史大夫繁延壽

司鐸火

三年傳司鐸火火踰公宮杜注司鐸宮名正義曰此司鐸雖是公小宮在公宮之後灝案注疏說非也傳先言司鐸火而後云火踰公宮則司鐸非公宮明矣司鐸蓋官舍與公宮相近也

承

四年傳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

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杜注承音懲蓋楚言正義曰
懲創往年之遷恐其更復遷徙灝案如此說諸大夫既
懲往事當有以處此今但云懲則其事固未明而語意
亦不了恐非也今案承猶持也二年蔡遷于州來今茲
蔡侯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相與持之不令去公孫翩
因逐而射之也承拯古通字又作𠀤列子黃帝篇並流
言出溺爲承云諸家直作拯文遷羽獵賦注引晉類日
承亦拯字也易明夷釋文拯鄭云承也子夏作𠀤字林
拯上舉音承
拯有牽引之義故訓爲持惠氏棟曰承讀爲懲
經傳無文詩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毛傳云
止也傳言承者謂諸大夫皆欲止之也其說亦近之惟
左氏於留止之事未有言承者恐非其旨也入于家人

當是人家誤倒正義曰遂入于凡人之家卽其證

聞於憂虞

五年傳二三子聞於憂虞則有疚疾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正義曰公謂羣臣云若閒暇於憂虞謂國无憂虞事得閒暇則恐有疾疾釋文云閒音閑又音閒廁之間瀕案閒暇於憂虞義有難通閒當讀閒廁之間猶干也聘禮皮馬相間鄭注古文閒作干是也干之言涉也謂涉於憂虞則有疚疾也

何故使吾水滋

八年傳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鄙人之漚管者曰何故使吾水滋杜注滋濁也說文玄部曰茲黑也

从二玄春秋傳曰何故使吾水茲又曰黑而有赤色者爲玄段氏玉裁注曰茲音乞此相傳古音也又曰本亦作滋子緣反此俗加水作滋因誤認爲滋益字而入之之韻也艸部茲从絲省聲廣韻七之作滋一先作滋音義各不同篆邕石經見於隸釋漢隸字原者尚書茲凡五見皆从艸則唐石經作茲者非矣今本說文茲孽姑篆體皆誤从茲鄭案段說極爲精覈茲卽古玄字从重入篆文入隸
變作上絲省系之古文作
糸
篆變爲玄入絲者染絲也鄭注士冠禮曰凡染黑五入爲紺七入爲緇玄則六入是也入絲爲文諸色皆可言而唯玄獨當之者以其取象

天色爲最尊貴也玄者茲之省體引申爲凡黑色之稱
漚管水黑故曰茲此字僅一見於左傳而傳寫譌謬猶
幸說文引其文足以相證而大小徐本又皆誤音若非
釋文音玄則幾無可考矣今釋文各本皆誤獨葉抄本
未誤真一字千金也世人多見玄少見茲而从艸之茲
隸楷又變爲茲與茲相混其始也誤讀茲爲茲繼而凡
从茲之字皆改爲茲重紕趾繆遂致一誤再誤今學者
多昧此義故述其造字原委而詳說之

儆師

九年傳吳子使來儆師伐齊十年傳吳子使來復儆師
注疏皆不言儆字之義瀕案儆與警同警猶起也文王世子

大師鼓徵所以警眾也鄭注魯猶起也

起魯師以會伐齊也

惡賢

十一年傳右師奔齊人從之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歟杜注誰不如曰我不如誰而欲走注惡賢曰言止戰惡足爲賢皆无戰志灝案師旣奔而能獨止戰是亦賢矣何云惡足爲賢杜說非也惡賢與誰不如相應言不必不如人亦未能勝於人耳

遺類

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灝注類謂種類猶言病根也荀子非相篇以類度類揚倞注類種類禮論篇先祖者類之本也注云類種史記禮

書正義同

下文引盤庚之誥曰無俾易種子茲邑種翁

子我夕

十四年傳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杜注夕視事瀕案早朝曰朝夕見曰夕子我夕入見君逢陳逆殺人遂執以入杜注執進至朝是也

夕非子我視事也昭十二年傳

右尹子革夕杜彼注云夕莫見是也若解爲夕視事則於事不合而與彼注亦相戾矣

余長魋也

公告皇野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杜注曰少長育之瀕案長讀如長惡長寇讐之長隱六年傳長惡不悛從自實而長及也僖三十三年傳秦軍寇讐非長育之義也

介麋

逢澤有介麋焉杜注曰地理志言逢澤在熒陽開封縣東北遠疑非介大也釋文麋九倫反獐也本又作麋亡悲反校勘記曰石經宋本湻熙本作麋困學紀間昭十四年正義引竝作麋今正義本作麋瀨案宣十二年傳晉魏鈞

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麋則作麋是也又案杜訓介爲大正義曰方言畜無偶曰介逢澤大處不應唯有一麋劉炫以爲一麋而規杜氏非也瀨案籀文大作介與隸書介字相似而誤昭二十四年傳問於介眾介亦大之謔

廩然

十五年傳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杜注廩然傾動貌潔
案廩廩古字通說文廩寒也杜注非

其徒微之

十六年傳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杜注微匿也灝案
說文微隱行也引春秋傳曰白公其徒微之蓋隱行以
蹤迹人謂之微古亦通作尾堯典鳥獸等尾史記作字微言尾隨人
也襄十九年傳崔杼微逆光漢書郭解傳解使人微知
賊處竝與此同義

裔焉大國

十七年傳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裔
焉大國滅之將亡杜以裔焉斷句注曰窺赤色魚勞則

尾赤橫流方羊不能自安裔水邊言衛侯將若此魚正義曰鄭眾以爲魚勞則尾赤方羊游戲喻衛侯淫縱杜不然者以勞苦之魚比喻衛侯則方羊爲勞苦之狀若是縱恣何得比勞苦之魚也劉炫以爲卜繇之辭文句相韻以裔焉二字宜向下讀之知不然者繇辭未必皆韻劉謂土地遠焉之大國近不解矣又以方羊爲縱恣之狀而規杜過非也灝案劉光伯以裔焉大國爲句是也唯訓裔爲遠尚未合語氣顧氏炎武亦從其讀而云邊於大國亦未嘗不可通但訓焉爲於書傳罕見王氏釋謂焉爲於是者甚多其訓爲於者僅此及公羊孟子二條皆不必訓爲於也竊謂裔焉者狀太之辭衣裾寬博故裔有大義至鄭劉釋方羊爲縱恣

甚是魚竅尾而衡流方羊首譬衛侯之因迫而日縕恣
目孔沖遠以方羊爲勞苦之狀非也

公戩其手

二十五年傳褚師出公戩其手曰必斷而足杜注抵徒
手屈肘如戩形灝案戩其手謂拳握而出其食指以指
之與戩形略相似杜以爲屈肘如戩非也

惎知伯

二十七年傳趙襄子由是惎知伯杜注惎毒也灝案杜
訓惎爲毒非也秦誓曰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王
氏引之曰說文惎字引周書曰來就惎惎卽未就予忌
之譌是也益忌古通作惎惎知伯卽忌知伯耳

國語附

犬戎樹惇

周語上吾聞夫犬戎樹惇章注樹立也言犬戎立性惇
樸灝案上文云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韋注大畢伯士
犬戎氏之二君此樹惇亦當爲人名通鑑梁紀二十二
魏恭帝三年突厥木杆克汗假道於涼州以襲吐谷渾
字文泰使涼州刺史史甯帥騎隨之甯曰樹敦賀真二
城吐谷渾之巢穴也拔其本根餘眾自散胡三省注樹
敦城在曼頭山北吐谷渾之舊都也周穆王時犬戎樹
惇居之因以名城祭公謀父所謂犬戎樹惇能帥舊德
者也

監農不易

韋注不易不易名物土之宜也灝案易卽孟子易其田疇之易趙注易治也韋說失之

服物昭庸采飾顯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順

周語中服物昭庸采飾顯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順韋注庸功也冕服旗章所以昭其功五采之飾所以顯明德也比象比文以象山龍山蟲之屬也周旋容止也序次也各以次比順於禮也王氏伯申曰昭庸顯明比象序順皆兩字平列庸與融通理并名曰融明也象之言序也繫辭傳君子所居而安者曰之序也陸續曰序象也虞翻本作象是象與序同義文文章比象言文章相次序也

瀨案易之序可釋爲象而象不可以訓序陸續意謂序者言其象也若虞翻作象自是各本異字古無訓象爲序者王說稍覺牽强韋解昭庸比象不誤惟以明爲明德順爲順禮未是傳但言明不言明德但言順不言順禮也明者明也序順當是順序誤倒昭庸顯明比象順序皆上一字虛下一字實言昭其庸顯其明比其象順其序耳

律度量衡

周語下律度量衡韋注黃鍾之管容秬黍千二百粒粒百爲銖是爲一龠龠二爲合合重一龠瀨案粒百爲銖下脫千二百粒重十二銖八字各本皆同漢書律麻志曰黃

鍾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合龠爲合
又曰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案千二百
黍重十二銖卽粒百爲銖也粒百爲銖之下不得徑接
是爲一龠使人致疑於粒百節爲龠也韋注本於漢志
當據志補之

忠信爲周

魯語下叔孫穆子曰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
諫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臣聞之曰懷和爲每懷
咨才爲諫咨事爲謀咨義爲度咨親爲詢忠信爲周君
況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灝案六德謂每
懷與諫謀度詢周也咨諫咨謀咨度諮詢四事各兼有

周而列爲六德者此古人說詩斷章取義若詩之本旨則不必有六德也左傳引此詩又以諮詢度諷謀爲五善毛鄭以之說詩故多參差不合矣周咨者徧問之謂也而曰忠信爲周者蓋惟忠信然後可以謀事周咨於人而得朋友之助者以其忠信相孚故謀必有成也此非以周訓忠信於周咨見其忠信耳解詁本有二列一釋字義一說其事之大旨詳見詩雅疏卷名句條下若概認爲字之本義則鑿矣

未旣齎

鄭語府之童妾未旣齎而遺之韋注旣盡也毀齒曰齎未盡齎毀未畢也女七歲而毀齒瀨案旣與幾通易端財中

爭月幾望釋文云幾苟本作既京作近

爾雅釋詁曰幾近也近與及同義未既毗謂未及毗也韋說失之又案史記作既毗而遠

之長於國語尤足證既不當訓盡也

通介堂經說卷三十二

徐灝學

爾雅一

釋詁

艇至也

釋詁
艇至也
釋文
艇郭音屆孫云古肩字顧子公反
瀨案說文
艇船箸不行也从舟叟聲讀若莘字義爲不行而得訓爲至者亦猶徂之爲存亂之爲治也說文叟聲凡七字艇𡇱𦵃𧈧𧔴竚子紅切艇亦當以子紅切爲正讀若莘乃聲轉也莘與屆聲近史記司馬相如傳糾蓼叶艱蹋以艇路兮徐廣亦音介

綱攻善也

儀若祥淑鮮省臧嘉令類綱穀攻穀介徽善也灝案儀若祥淑之類訓爲善者邵氏晉湧郝氏懿行疏釋已明惟綱攻二義未備今案善又讀爲繕綱攻皆謂繕治也廣韻曰綱繕也廣雅曰政治也凡物脩治之則善故繕有善義易略例曰善迺而遠至釋文善又作繕是二字古通邵氏引類篇綱繕也郝氏引詩鄭風箋及周禮注繕之言善也又引釋文善又作繕以證綱攻之有善義而不知其讀爲繕也善爲善美之善又爲繕治之繕以一字兼二義爾雅有此例如林烝天帝皇后辟公侯君也天帝皇后辟公侯爲君上之君林烝爲羣眾之

羣君又讀爲琴也台朕賚畀人陽子也台朕陽爲予我之子賚畀人爲賜予之子則一字兩讀而不改其字此例千餘年未有知者至王氏引之始發也

詳見經義述聞

黃髮齦齒

黃髮齦齒壽也郭注曰黃髮髮落更生黃者齦齒齒墮更生細者校勘記曰釋文兒五分反一音如字校者云本今作齦按注云黃髮髮落更生黃者兒齒齒墮更生細者訓兒爲細是本不從齒也士冠禮疏引爾雅云黃髮兒齒與釋文合詩闕宮亦作兒此當從陸本阮太傅曰玉篇作齦瀨案齦齒之名取義於齒墮更生如小兒之毀齒士冠禮疏所引爾雅作兒齒者古本也玉篇引

爾雅作齧齒乃相承增加偏旁然說文釋名皆已有此字則其所從來久矣陸氏之意以作兒者爲正故以兒齒標題其云本今作齧者卽所據之本也釋文之例凡以所據之本爲正而兼采別本卽以所據本之字標題而注云本又作某本或作某若以所據之本爲未善而別用他本或以字體未正而審定易之則以他本及所審定之字標題而注云本今作某謂其所據現行之本作某也如釋詁云慄本今作果謹本今作忧釋訓云蒸蒸本今作烝烝慄本今作殷殷釋草云蕡本今作須釋木云揀本今作來釋蟲云蜻本今作青釋魚云鱠本今作鰐釋鳥云鈎本今作鵠釋獸云猿本今作蝟之類

皆指所據現行本爲說此條云本今皆作齟亦然所云
古今反實爲齟字作音其非後來校者之詞甚明臧氏
爲太傅分纂爾雅校勘記誤認爲校者之詞實未細辨
釋文之例此字玉篇所據爾雅已有作齟者陸氏豈未
之見而待後來校者始及之邪若爲陸氏所已見則當
云本又作某本或作某方合全書通例不得云今作某
也以此知今之云者卽其所據以作釋文之本無疑也
盧氏文殆刻釋文序亦謂孝經論語爾雅多以校者之
詞羼入之皆讀之未審唯釋畜駢下云今爾雅本亦有
作驢者此則後人所贅耳又案郭解黃髮謂髮落更生
黃者亦誤此言老人髮白轉黃耳世未見有髮落更生

黃者也

爰粵于邢都繇於也

王氏引之曰於者語詞非歎詞也粵于爰曰也爰粵于也爰粵于邢都繇於也其義上下相承若以於爲歎詞則非其類矣郭曰左傳曰棄甲則刑邢猶今人言邢邢也書曰皋陶曰都繇辭於乎皆語之韻絕所說皆繆爰粵于之訓爲於書傳多有不煩訓釋邢者越語曰吳人之邢不穀亦又甚焉韋注邢於也都之言諸也諸亦於也邵引孟子謨蓋都君咸我續趙注都於也邵曰繇通作由大雅抑云無易由言鄭箋由於也是邢都繇皆爲於也瀕案王說是也然于邢都繇雖與爰粵同爲語詞

而實兼歎詞何以言之凡爾雅之例凡同字異訓者必其義有小異乃分釋之如舒業順敍也郭注云皆謂次敍舒業順敍緒也注云四者又爲端緒通遵率循由從自也注云自猶從也通遵率循也注云三者又爲循行是也若義訓皆同則未有無端別出之者爰引于都繇於但爲語詞則不須更出爰引于也之句矣堯典曰僉曰於夔曰於此以於爲發聲之詞卽歎詞也于吁古字通堯典帝曰吁吁卽于也郝氏懿行引王風穀旦于差卽吁嗟也列子周穆王篇於于余一人於于卽烏呼也那爲語詞王氏引越諸吳人之那不敍是也郭景純引左傳棄甲則那那卽柰何之合聲也柰何亦嗟歎詞

也都爲語詞邵氏晉涵引孟子謨益都君是也又爲歎詞堯典驩兜曰都臯陶曰都是也繇爲語詞邵云繇通作由大雅無易由言是也亦爲歎詞檀弓曰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斯繇也大誥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多士曰猷告爾多士猷亦繇也皆古通耳於爲語詞又爲歎詞故爾雅分釋之如此此正古人精義所存不容偏廢王氏於林烝天帝之同聲相訓者獨具卓識而於此乃有未達何邪

論溢靜也

論溢靜也灝案本篇下文云溢慎也大雅文王釋文云謚慎也周頌假以溢我釋文徐邈音謚二字古通蓋

一本作謚一本作溢而寫者併之也

隕碩落也

隕碩涙下降墜標蘆落也郭注碩猶隕也方俗語有輕重耳灝案說文云隕從高下也卽墜落之義又云碩落也引春秋傳曰碩石于宋五今左氏穀梁作隕公羊作貫蓋許君見別本有作碩者此因隕石而改从石旁實無二義碩字疑衍

矢陳也

校勘記曰釋文戾本作矢同按廣雅戾陳也本此經當從陸本作戾灝案臧說非也廣雅序云文同義異音轉失讀八方殊語庶物易名不在爾雅者詳錄品覈以箸

于篇若爾雅原作戻陳也則稚讓無煩別箸矣此爾雅自作矢廣雅自作戻陸德明所見爾雅別本作戻者乃後人依廣雅改之耳

戶案也

戶職主也戶案也案寮官也灝案案之言采也采謂事也本篇下文主官事者謂之案故戶訓爲案而案寮訓爲官矣郭云官地爲案非其恊

從重也

從重也灝案從古文作从說文从人相聽也从二人二人有隨從義卽有重疊義故從訓爲重亦訓爲隨釋親從祖從父之稱兼有重隨二義

虺頽

虺頽病也校勘記曰釋文於經後標痕字云呼回反字林云病也此蓋注作痕頽經作虺頽淺人援經改注校釋文者因云今經注無此字矣玉篇廣韻皆云痕馬病蓋毛詩爾雅作虺韓魯詩作痕瀨案釋文凡言本今作某者皆陸氏語而校勘記誤認爲校者之詞辨見前
讎齒此

云今經注無此字亦陸氏自記也蓋德明自以字林作痕爲正而各本經注無作痕故云爾臧氏以此爲校者之詞則是校者旣未見經注有此字今現行各本亦未有作痕者臧氏何以知注作痕經作虺而妄言之邪臧氏
謂爾雅多經注異字此條之繆尤甚

噡幾哉殆危也

噡幾哉殆危也瀨案噡危也一義也幾哉殆危也又一義也噡危卽懦愒字又作譎譎莊子漁父篇苦心勞形以危其眞謂愒其眞也繕性篇危然去其所而反其性已釋文危司馬本作愒蓋噡爲危愒之愒幾哉殆爲危屬之危同字異訓說文噡危也此用爾雅而不知危爲假措字也

按替底廢止也

安按替戾底廢尼定易遏止也校勘記曰廢注疏本同誤也葉鈔釋文唐石經作底單疏本雪牕本作底非注按抑按也替廢皆止住也雪牕本注疏太清本亦然

正義曰監本郭注抑按下衍按二字今從宋本刪邢疏云按抑替廢皆止住也與宋本同案注訓按爲抑訓替爲廢因注衍按也二字似替廢皆經所有又未審底底爲二字因改經底作廢矣瀨案爾雅各注疏本經文皆有廢字郭注亦並同安知非釋文后經之誤雪牕本經注重二底字而注仍與諸本同亦未可偏據一本謂注有衍文如經文果無廢字郭但云按替皆止住也足矣何煩以抑釋按以廢釋替乃云皆止住乎竊謂諸本異同宜從其多者爲定廢字未可改也說文广部底止居也原本誤作山居今從段訂一曰下也都禮切厂部底柔后也職雉切或作砥是底卽砥礪字與底義別此二字形聲皆

近故多通用或有傳寫之誤爾雅如用其本義則底底義別不可同訓爲止若用其借義則二字固可相通更不煩複舉由是言之廢非諷字甚明中庸半塗而廢鄭注廢猶罷止也管子內業篇飢不廣思飽而不廢房注廢止也皆本雅訓釋言云替廢也替廢同義故並訓爲止尤其明證

鬱陶絲喜也

鬱陶絲喜也郭注引禮記曰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卽絲也灝案絲謠古字通徒歌謂之謠卜之絲詞亦韻語音義皆相近也但人喜斯詠絲而詠絲不可謂之喜如曰爾雅用檀弓之文則將曰鬱陶詠絲喜乎斯

不然矣疑古本作云懶附喜也而無繇字蓋或於陶旁記繇字以擬其音寫者因誤連之王風君子陽陽篇君子陶陶毛傳陶陶和樂貌釋文陶音遙方言懶悠思也郭彼注云懶悠猶懶陶也繇悠一聲之轉

允任王佞也

允任王佞也灝案佞者巧慧之稱人之巧慧有邪有正故佞有美惡廣雅曰佞巧也巧慧者多口辯故曰禦人以口給說文云佞巧調高材也任者治事之辭人有巧慧材力乃能任事故任訓爲佞王猶任也皋陶謨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任阮太傅曰巧言令色之人自謂能堪當重事而績終不成是也允故訓多爲信惟爾雅有

佞義君夷日予不允惟若茲誥不允猶自謙言不佞左氏成十三年傳寡人不佞魯語曰寡君不佞不佞謂不慧也餘見書說又案王任本一字相承增偏旁說文王象人即醫家之任脈也吳語齊簡公王史記侯表漢書古今人表作任裏妊之形江疑爾雅本作允「佞」誤衍任字

釋言

廩鮮也

廩鮮也釋文引孫炎云廩藏穀鮮絜也舍人云廩少鮮也灝案孫炎舍人俱未得其旨然其所據本作鮮則是也今案鮮之言散也月令穀實鮮落謂散落也周語地無散陽漢白石神君碑作地無龜陽蓋與鮮同蓋廩爲

露積之名篆文本作𡇗上象覆蓋下象圍繞之形竹簾

之類也

說見說文箋

後乃名圓倉爲廩而加广象屋因之又

名廩爲倉而亦加广故廣雅曰廩倉也公羊文十三年

傳周公盛魯公糴羣公廩益周公取尊故穀用盛魯公

次之故用糴糴讀爲疇何注糴者肩也疏云糴詰爲覆

若似周書糴以黃土之類也羣公又次之故用廩然則

廩爲散儲露積之義明矣

覲姑也

王氏念孫曰舍人曰覲面貌也孫李竝曰覲人面姑然

也郭義同說文云覲人面兒也姑覲面也

今本說文覲下譌作面

也姑下譌作面覲然則覲與姑皆人面之貌而非面慙

貌明矣小雅何人斯篇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覩面目
視人罔極毛傳曰覩姑也鄭箋曰使女爲鬼爲蜮也則
女誠不可得見也姑然有面目女乃人也人相視無有
極時終必與女相見是覩爲人面目之貌故對鬼蜮言
之若以覩爲面慙則與詩意相遠矣又越語余雖覩然
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韋注曰覩面目之貌是覩爲人
面目之貌故對禽獸言之若以爲面慙則又與覩然人
面之文不合矣方言憮慙也此與覩異義而左思魏都
賦曰有覩晉容神藻形茹任昉彈曹景宗奏曰惟此人
斯有覩面目玉篇亦曰覩慙兒則皆誤以覩爲憮矣又
案方言曰猶楚鄭或曰姑又曰姑猶也江湘之間凡小

兒多詐而猶或謂之姑郭彼注皆言點姑也方言姑字
自是點姑之義非爾雅覩姑也之姑而釋文引以釋爾
雅誤矣瀨案王氏訂正說文作人面兒是也其謂覩但
爲人面貌而非慙貌則有所扞格而不能通覩之本義
謂人面貌而慙赧之義卽在其中蓋覩然對人自有懷
慙意亦有不知愧怍義玉篇訓覩爲慙又左思任昉之
文皆慚赧之義方言所謂點姑則不知愧怍之謂也語
言文字有言在此而意通乎彼者此類是矣又方言云
憤慄也憤卽覩之異文王氏以爲與覩異義亦非也

釋訓

佗佗

委委佗佗美也校勘記曰唐石經先作他他後改佗佗
按詩君子偕老委委佗佗葉鈔釋文作他他與呂氏讀
詩記引釋文合通志堂本作佗佗非瀨案它篆文作
也作𠙴二形極相似故佗字隸變作他臧氏遠引詩葉
鈔釋文與呂氏讀詩記作他者爲是而以佗爲非其未
知本原也

萌萌

存存萌萌在也郭注萌萌未見所出釋文萌萌施亡朋
反字或作藺說文心部簡簡存也从心簡省聲讀若簡
段注曰廣韻引爾雅存存藺藺在也音武登切玉篇艸
部引爾雅同音莫耕切又曰憇同藺或作萌按藺齊皆

之譌竹誤而爲艸也憇者蘭之譌門誤而爲明也又誤而去心作萌而郭反以武庚玉篇從之又誤而以萌爲萌而陳博士施乾反以莫登廣雅本之此辰轉弛繆之故也灝案段說極精嚴而校勘記不取蓋偶未見也此條說文與釋文篇韻足以互相參證亟宜訂正

遯篠口柔也戚施面柔也

遯篠口柔也戚施面柔也孫炎曰遯篠之疾不能俯口柔之人視人顏色常亦不伏戚施之疾不能仰面柔之人常俯似之因以名云郭注同王氏念孫曰邶風新臺篇遯篠不珍又曰得此戚施毛傳曰遯篠不能俯者戚施不能仰者鄭箋曰遯篠口柔常觀人顏色而爲之辭

故不能俯也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也孫郭之說皆出於此案蘧篠口柔也戚施面柔也此一義也晉語曰蘧篠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此又一義也爾雅此條兼釋蘧篠戚施夸毗之義則口柔面柔自指詩之蘧篠戚施而言非國語所云也而毛傳乃云不能俯不能仰則豈有衛宣一人而兼此二疾者乎國語之蘧篠戚施自是人疾之名與口柔面柔之義兩不相涉鄭箋謂口柔者不能俯面柔者不能仰俱是強爲傳會舍人曰蘧篠巧言也戚施令色也李曰蘧篠巧言好辭以饒人是謂口柔戚施和顏悅色以誘人是謂面柔皆據本文爲解而不牽引他義較孫郭爲長瀨案晉語之言蘧

篠戚施皆人體病之名。蘧篠不能俯，戚施不能仰，皆項
骨之病。夸毗體柔則似無骨者。此等人今世亦閒有子。
嘗親見之。若新臺之詩則但以蘧篠喻人之口柔，戚施
喻人之面柔。大雅板篇之毋爲夸毗亦喻人之體柔。皆
借爲形容之辭而非謂其有是病也。蓋口柔之人言語
塞澀一爲人所駁難即不復能置辭。但仰面向人而已。
故以蘧篠之病不能俯者爲喻。面柔之人顏色慚赧恆
俯其首。故以戚施之病不能仰者爲喻。體柔之人不能
自立。若無骨然。故以夸毗爲喻耳。雅訓本是釋詩舊說
多所牽混。王氏駁之是也。然舍人李巡以蘧篠戚施爲
巧言令色則失之愈遠。王氏顧有取焉。蓋亦不知所擇。

矣

釋親

父之從父兄弟爲從祖父

父之從父兄弟爲從祖父父之從祖兄弟爲族父郝氏
義疏曰父之從父兄弟者是卽父之世父叔父之子也
當爲從父而言從祖父者言從祖而別也亦猶父之世
父叔父爲從祖祖父之例父之從祖兄弟者是卽從祖
父之子也族父亦當爲族祖父如下文族祖母之例灝
案父之從父兄弟於己爲從父而曰從祖父者謂從祖
所生之父耳父之從父姊妹於己爲從姑而曰從祖姑
父之從祖姊妹於己爲族姑而曰族祖姑與此文同一

例蓋古人於諸大父皆稱王父不稱祖父故不嫌其混若父之世父叔父則曰從祖祖父特重一祖字正所以識別也父之從祖弟弟爲族父而其妻曰族祖母此祖字亦然族父不言祖者互文見義且以下句有族父之子相謂爲族兄弟故也又父之從父兄弟之母爲從祖王母父之從祖兄弟之母爲族祖王母其例並同從祖王母今之從祖母卽父之世父叔父之妻父之從父兄弟之母也族祖王母今之族祖母卽父之從父之妻父之從祖兄弟之母也此節文理奧曲驟讀之不能得其條貫注疏皆略而不言郝氏亦言之不詳故爲辨之並

表於左

族父卽父之從祖兄弟

卽父之從

族祖卽父之從父

卽父之從

曾族祖卽父之從祖世叔父

卽父之從

高祖

曾祖

祖

父

子

始之子爲甥舅之子爲甥妻之舅弟爲甥姊妹之夫爲
之夫爲甥

姑之子爲甥舅之子爲甥妻之舅弟爲甥姊妹之夫爲
甥郭注四人體敵故更相爲甥甥猶生也灝案甥者異
姓之子也異姓之子曷言乎甥非吾家之所生也是謂
外甥甥之言生也姑之子姑嫁於外之所生也舅之子
母之外家所生也妻之舅弟妻之外家所生也故皆謂

之甥姊妹之夫姊妹嫁於外所適之人也而亦謂之甥者孟子所謂館甥是也是故析言之謂我舅者吾謂之甥渾言則爲平等通稱唯其通稱也故古人以甥命名如左傳之雖甥舅甥陰鉶甥是也吾之姑之子自吾父言則姊妹之夫之子也吾之舅之子自吾父言則妻之舅弟之子也爾雅所以互文見義也

妻之姊妹同出爲姨

妻之姊妹同出爲姨郭注同出謂俱已嫁詩曰邢侯之姨郝氏義疏曰左氏莊十年傳蔡侯曰吾姨也據蔡侯是矣同娶陳是夫於妻之姊妹互相謂姨也釋名云妻之姊妹曰姨姨弟也言與己妻相長弟也說文云妻之

女弟同出爲婢變姊妹爲女弟者蓋古之勝女取於姪
姊姊爲妻則姊爲妾同事一夫是謂同出詩碩人及左
傳正義竝引孫炎曰同出俱已嫁也然則此有二義據
詩左傳同出謂各自行嫁據說文釋名同出謂共事一
夫二義俱通詩及左氏於義爲長瀨案說文釋名並無
同事一夫之義其訓婢爲弟者取相次弟之義耳何得
以媵女之姪姊爲說此同出謂同一父母所出下文女
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則其夫爲同一翁姑所
出孫郭訓爲同事一夫誤也辨見後

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姊

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郭注同出謂俱嫁事

一夫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姊者何弟也此其義也郝氏義疏曰姒者姊也列女傳有魯公乘姒是子皮之姊姊姒聲近義同姊者說文云女弟也左氏成十一年正義引孫炎云同出謂俱嫁事一夫也是郭所本灝案孫郭以媵女姪娣爲說遂謂同出爲俱嫁事一夫殊乖經旨此同出不但非嫁一夫且出非謂嫁婦人謂嫁曰歸不謂之出也上文云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謂出之子爲離孫是出指所生而言妻之姊妹同出爲姨亦謂同父姊妹也郭云同出謂俱已嫁非是此女子同出蓋謂其夫爲同一翁姑所出先生爲姒兄之妻也後生爲娣弟之婦也卽今俗所謂妯娌耳下文云長婦

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是其明證

兄公

夫之凡爲兄公郭注今俗呼兄鍾語之轉耳釋文云兄
姁音鍾本今作公校勘記曰禮記奔喪注兄公於弟之
妻正義曰釋親婦人謂夫之兄爲兄公郭景純云今俗
呼兄鍾語之轉耳今此記俗本皆女有置公轉誤也皇
氏云婦人稱夫之兄爲公者須公平尊稱也按禮記俗
本女有置公與爾雅釋文合下文夫之姊爲女公昏義
注亦作女姁然劉熙釋名作兄公云公君也君者尊稱
也合之皇侃云公者須公平然則此經及奔喪注本不
作姁字唐石經今本作公是也或疑郭注鍾當爲姁釋

文兄姁本爲注作音經則作兄公按釋名夫之兄曰公俗閒曰兄忪俗或謂舅章曰章又曰忪一切經音義卷十三引釋名云俗謂舅章曰姁言是已所敬見之忪遽自齊肅也漢書景十三王傳尊章師古曰尊章猶舅姑也今謂俗婦呼舅姑爲鍾姑字鍾者章聲之轉也然疑衍則公忪姁鍾章五字聲互相轉婦人於夫之父及兄皆有姁鍾之稱爾雅注與漢書注合可證鍾字之非誤矣瀕案城氏前說是後說非也兄公呼爲兄鍾郭云語之轉是也俗作姁者蓋緣夫之姊稱女公別造此字而讀如鍾因之兄公亦作姁又或作忪皆不可爲典要至爾雅本經自作兄公郭注並無姁字不得謂釋文兄姁爲

汪作音也又小顏注漢書云關中俗婦呼舅爲鍾乃章之聲轉與此各異臧氏合而一之殊牽混也

女妹

夫之女弟爲女妹校勘記曰袁廷橒云女妹當作女叔按禮記昏義和於室人注室人謂女姁女叔諸婦也正義曰女叔謂婿之姊也姊當作妹夫之弟爲叔故女弟爲女叔以經作女叔故注云今謂之女妹是也若經作女妹郭氏必不如此下注矣段氏玉裁云嫂妹見曹大家女誠是漢人始有女妹之稱亦名不正之一也灝案妹本是女子之稱若夫之女弟稱妹則妹上斷無加文字之理其爲女叔之譌無疑此必當訂正者也

釋宮

東南隅謂之安

釋名釋四隅名義云安幽也亦取幽冥也郭景純云安亦隱闇義本釋名畢氏沅云東南隅乃室中出入所由其南卽堂也明爽之處不得云幽冥瀨案畢說是也安之言交也出入共由之處故謂之交禮器曰室事交乎

戶堂事交乎階卽其義交之爲安猶依之作安矣

云西釋名

北隅曰屋漏禮每有親死者輒徹屋之西北隅薪以繫
簾者沐供諸喪用時若直雨則漏遂以名之也瀨謂徹薪直雨事屬偶然且名義獨取於喪禮似亦未安孫叔然注爾雅曰屋漏者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其義爲侵

檐謂之梁樞謂之根樞達北方謂之落時落時

謂之危

楣謂之梁樞謂之櫻樞達北方謂之落時落時謂之危灝案說文云楣門樞之橫梁段氏玉裁以爾雅作楣爲誤考釋文云楣或作楣則此字之誤在隋唐以前蓋楣或書作楣與楣形似因以致誤耳顏氏家訓曰太史公論英布曰禍之興由愛姬生於妬婦漢書外戚傳云成結寵妾妙嬪之誅此二媚字並當作媚正與此如出一轍樞所以

持門戶者今俗稱門斗是也樞謂之櫻者蓋爲半弧形大射儀云以袂順左右隈鄭注弓淵也門樞爲半弧形與弓淵相似故亦謂之櫻矣樞達北方未詳其義郭云達北樞以爲固殊未然竊謂北古背字詳見說文箋此北方疑指樞之上方而言樞下嚮人故以上爲背蓋於上作通孔以貫門軸耳危卽階阤於義未合釋文云危或作

扈似扈爲優

屋上薄謂之箒

屋上薄謂之箒郭注屋笮邢疏未詳其制瀕案說文竹部曰笮迫也在瓦之下棼上林部曰棼複屋棟也蓋笮之爲物編竹片爲之略如葦薄之制故謂之薄亦謂之箒亦謂之笮施於屋下而別以竹木爲閒架排列承之斯謂之棼古者五架之屋棟梁相去疏闊作此以爲固今之軒版承塵卽其遺制承塵平置屋下此則與棟梁相切爲對刺人字形故說文訓笮爲迫笮與屋瓦相重故曰重屋複笮棼之承笮與棟梁之承椽瓦相複故謂之復屋棟泛言之則曰屋上薄耳屋上薄自爲一事故

爾雅更端別起而不與前文棟梓棖桷之類相連此其明證西都賦曰列棼橑以布翼荷棟梓而高驥亦以棼橑與棟梓相對布翼正指對刺人字形如爾翼也
與棟梁相切故曰荷棟梓而高驥周官

巾車棼蔽蓋編竹爲蔽而加之以棼正與屋笮之棼相類故亦謂之棼又凡構架爲用者或謂之棚或謂之棧亦謂之棼故廣雅曰柂棼裁棧閣也此皆引申之義也邵氏晉滴因說文笮在瓦之下棼上而未詳其制漫云在椽上而傳於瓦者名笮不知說文所云在瓦下者乃渾言之蓋旣明其在棼上則渾言瓦下可也云在椽上而傳於瓦斯大誤矣瓦之下椽之上豈別有物於其間乎又云其用諸重屋則爲複笮尤爲混沌笮之爲用與

屋瓦相重複故考工記注謂之重屋複笮豈別有所謂
重屋者而爲之複笮乎郝氏懿行云薄卽簾也以葦爲
之或以竹屋上薄亦然似已得之而又曰凡屋皆有笮
重屋故複笮矣則其誤與邵同話經家於名物制度未
能洞徹而但望文爲說未有不謬者也

通介堂經說卷二十三

徐灝學

爾雅一

釋器

斲斲謂之定

斲斲謂之定郭注鋤屬釋文斲郭巨俱反謝古侯鳩于
二反灝案考工記鄭注引此作句櫨謂之定句斲古今
字句者曲也謝嶠音古侯反爲是餘詳考

婦人之禕謂之綰

婦人之禕謂之綰綰綏也郭注卽今之香纓也禕邪交
落帶繫於體絡落古通因名爲禕綏繫也校勘記曰釋文韓

本或作緝又作徽同按說文緝蔽郭也幃囊也孫炎注以緝爲帨巾郭注以爲香纓義竝當從巾李善注文選思元賦云爾雅曰婦人之幃謂之綺今之香囊在男曰幃在女曰綺與陸本正合知舊本爾雅從巾不從衣也思元賦注又引爾雅婦人之徽謂之綺與陸云又作本合灝案孫叔然以緝爲帨巾李善以爲今之香囊皆非是郭景純謂緝邪交絡帶繫於體得之然亦非香纓也今案此字當以作徽者爲正說文云徽裹幅也一曰三糾繩也是也禮女子許嫁笄纓者笄之繫士昏禮云親說婦之纓鄭注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明有繫也蓋以五采爲之是也此所謂綺則東山詩云親結

其綺非一物也景純既以緇爲邪交絡帶而又云今之
香纓自亂其說矣校勘記又曰詩正義引郭注綾繫也
之下有此女子旣嫁之所著示繫屬於人義見禮記詩
云親結其綺謂母送女重結其所繫著以申戒之說者
以緇爲帨巾失之也其四十七字審爲郭注正義有申
難之辭未知何時逸去旣嫁當云未嫁或作許嫁案詩
正義但引郭注綾繫也餘則孔沖遠自爲論說非郭注
也臧氏殊誤且此條邢氏卽裁取孔說爲疏一字不易
而臧氏似未之見亦所未喻至孔云此女子旣嫁所著
並不誤此正謂嫁時結綺非許嫁之以纓繫笄也

康謂之蠱

康謂之蠶郭注米皮灑案康古糠字蠶謂蟲食穀中米也左氏昭元年傳皿蟲爲蠶穀之飛亦爲蠶杜注器受蠶害者爲蠶穀久積則變爲飛蠶名曰蠶蓋蟲食穀中米如在器中然故以名之蟲食米但存其皮因之糠謂之蠶也

斧謂之黼

斧謂之黼書益稷疏引孫炎注曰黼文如斧形蓋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蓋以下十二字疑是孔疏申述之辭此說尙不甚誤曰如斧形曰似斧刃白而身黑未嘗直以爲畫斧也周禮司几筵王位設黼依康成注云斧謂之黼其繡白黑采以絳帛爲質依其制其如屏風然於依前爲王設

席左右有几優至尊也此注尤爲明晰而其注翼禮天
子設斧依云有黼斧文所以示威則又自亂其說王肅
注家語五帝德篇杜預注左氏桓二年傳並云形如斧
端崇義三禮圖輒畫無柄斧於屏且云無柄設而不用
之義後儒誣繆相承遂成不刊之典其實非經所有案
周禮幕人掌共巾幕凡王巾皆黼又司几筵凡喪事其
柏席用崔黼純比而觀之其義甚明幕巾旣無繪黼斧
形之理若柏席以黼爲純更不待言今案考工記曰白
與黑謂之黼小雅采菽毛傳同說文云黼白與黑杓次
文相次則非獨一白一黑可知蓋黼者黑白相間之文
耳黼斧古字通故黼或作斧而爾雅云斧謂之黼不明

假借之理遂直認爲斧鉞矣黼依亦非天子所獨士虞禮佐食無事出戶負依南面是其明證蓋於素屏爲黑白文其制甚樸古者上下通用也由此推之則司几筵所謂紛純內則所謂紛帨皆縱衡爲黑白文相交故謂之紛矣

革中辨之謂羣

革中絕謂之辨郭注中斷皮也又革中辨謂之羣注復分半也案羣純以革中辨爲復分半不如所指何物邵氏正義云轡首之革中分之謂之辨又中分之謂之羣郝說同然經言絕不言中分且轡首謂之革與此二句相距甚遠恐非承上文而言段氏玉裁云如郭說則正

文當云辨中絕謂之聳立文不當如是當云革辨謂之聳中乃衍文灝案設說近之然亦未盡得也灝謂平革中二字並衍蓋本云革中絕謂之辨辨謂之聳與樞達北方謂之落時落時謂之扈同一句法說文革部聳下云革中辨謂之聳有革中二字者蓋但言辨謂之聳則不知其爲革故承上句而增之今本爾雅則又後人依說文增之者也

釋樂

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

大鐘謂之鏞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釋文曰剽郭晉瓢孫匹妙反釋云剽者聲輕疾李云其中微小故曰剽

剽小也又曰棧郭側簡反李云淺也東晉太興元年會稽剡縣人家井中得一鐘長三寸口徑四寸上有銘古文云棧鐘之小者旣長三寸自然淺也郝氏義疏曰按李巡蓋以剽爲蘖蘖訓末末亦微小之言棧者淺之假音也說文淺淺也灝案郝氏謂李巡以剽爲蘖非是剽者瘦削之義廣雅曰剽削也蓋鐘之中者體長而削故謂之剽其小者則短而淺因謂之棧李巡云棧淺也是也二義互證益明其微小之云似謂器小若以爲微未則失之遠矣又剡縣所得鐘長三寸口徑四寸正是淺之確證郝引晉書郭璞傳作鐘長七尺三分口徑四寸半顯然譌謬而反以爲晉書尺寸較詳備所引釋文節

去陸氏既長三寸自然淺也之語殊爲孟浪又棧自有
淺義亦不必通作僂然後訓爲淺也

釋天

四氣和謂之玉燭

四氣和謂之玉燭郭注云道光照又四時和爲通正謂
之景風注云通平暢也邢疏引尸子云四氣和爲正光
此之謂玉燭又曰四氣和爲通正此之謂永風校勘記
曰文選新刻漏銘注引作四氣和爲通正論衡是應篇
引作四氣和爲景星白帖亦作四氣唐石經上作四氣
此作四時蓋非瀕案此上句當作四氣和爲正光謂之
玉燭方與下句文同一例郭注云道光照卽爲正光作

解也蓋傳寫奪之又論衡文選注白帖竝引下句作四氣從其多者爲斷似四氣是已然如此則上句當作四時今上云四氣下云四時蓋景純所見本如是亦非唐石經之誤也

焚輪謂之積扶搖謂之焱

焚輪謂之積扶搖謂之焱風與火爲庵廻風爲飄灝案焚輪之合聲爲庵積卽庵之聲轉故又曰風與火爲庵焚輪正謂風與火也扶搖之合聲爲焱郭云暴風從下上案風從下上必有廻旋故又曰廻風爲飄飄亦焱之聲轉莊子云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搏卽廻旋矣

蟠蛻謂之雩

端蠛謂之雩蠛蠛虹也郭注江東呼雩爲莘郝氏懿行
曰釋文云雩今借爲莘然則雩猶莘也莘驚吁也蠛蠛
映日倏然成質光氣駭人乍見驚吁也灝案郭說江東
呼雩爲莘乃音聲之變陸云雩今借爲莘蓋古字通用
亦非其本義郝說殊穿鑿今案月令季春虹始見正當
雩祭之時雩爲求雨之祭虹則雨氣所成故因之謂蠛
蠛爲雩百虹霓同物故孟子曰若大旱之望雲霓亦以
望雨言

蜺爲挈貳

蜺爲挈貳郭注蜺雌虹也見離騷挈貳其別名見尸子
灝案蜺有齧音漢書天文志注蜺讀日齧貳古音蓋讀如賦文選班

孟堅西都賦注引尸子曰虹霓爲析翳析翳卽挈貳之轉聲又轉爲嶠嶢張平子西京賦直嶠霓以高居竝字異而音同李善注嶠徒結切霓五結切釋文云霓如滔五結反郭五擊反單呼蛻曰齧卽嶠嶢之合聲也或曰陰陽二氣交合爲虹霓故曰挈貳此望文爲說耳

雨霓爲霑雪

雨霓爲霑雪釋文霓本或作霰郭注曰詩云如彼雨雪先集爲霰霰冰雪雜下者故謂之霰雪灝案說文云霰稷雪也言其細如黍稷也詩箋云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擣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正義曰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爲雪陽氣薄而脅之

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雨而爲霰是霰由陽氣所薄而成故言遇溫氣而搏也此說最明然則霄雪猶言消雪也郭亦讀霄爲消但言冰雪雜下則非矣

天根氏也

壽星角亢也天根氏也天駟房也大辰房心尾也灝案周語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駢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是亢爲天根氏爲本房爲駢心爲火天根之名與爾雅不同王氏伯申謂氏之爲本徧考書傳皆無之疑本當作亢隸書亢作亢又作亢與本字相似而謬又與天根上下互易當云亢見而水涸天根見而草木節解灝案亢與本隸書殊不

相似根柢卽根本故氏謂之本其義自通王氏以爲上下互易無所依據蓋古人言星皆以數座之星合爲一名如角亢爲壽星房心尾爲大辰下文箕斗之間漢津也星紀斗牽牛也降婁奎婁也皆是也韋宏嗣云天根亢氏之間其說當有所受國語以天根爲亢爾雅以天根爲氐各舉其一耳晉語曰歲在壽星又曰復於壽星韋注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爲壽星之次然則壽星目兼氐矣

斗牽牛也

星紀斗牽牛也郝氏義疏曰牽牛卽何鼓非牛星也牛六星角上歧腹下蹠廢其星微小爾雅以牽牛爲星紀

不以牛宿爲星紀也舊說多誤又下文何鼓謂之牽牛
郭注今荆楚人呼牽牛星爲擔鼓擔者荷也郝曰此申
說牽牛之名以附列宿之後明星紀之牽牛卽何鼓也
今南方農語猶呼此星爲扁擔蓋因何鼓三星中豐而
兩頭銳下有儋何之象故因名焉牟廷相曰牛宿其狀
如牛何鼓直牛頭上則是牽牛人也考諸經典無名牛
宿曰牽牛者天官書云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瀨案何
河鼓以其星在天河間也蓋星家失傳自此始牟氏此說足訂史記
之誤瀨案此說非也牛爲二十八宿之一其位與斗相
似經云星紀斗牽牛也自指南斗與牛宿而言斷無舍
牛宿而別舉何鼓之理郝氏未明牽牛之所以取象命

名之故以致差謬耳今案何鼓之兩旁有左旗右旗各

九星

今驗左旗九星二星明其三微明又四小星不可見
見右旗九星四星明其三微明又二小星不可見

與何鼓三星屈曲相連在牛宿上望之如引繩牽牛然

故何鼓謂之牽牛史記正義引孫炎云何鼓之旗十二

星在牽牛北故或名河鼓爲牽牛是也

此爾雅注也所
云在牽牛北者

承星紀斗牽牛也之文而言調牛宿也何鼓作河鼓者
張守節以史記字樣改之也云河鼓之旗十二星者蓋

謂兩旗十八星而
不數其六小星也

析言之何鼓牽也牛宿牛也渾言之

則牛宿亦得謂之牽牛且爾雅斗牽牛並舉史記牽牛

上承南斗下接婺女則所謂牽牛者乃牛宿而非何鼓

甚明亦無慮其相混也牟氏讀史未詳反以爲誤而郝

氏因之遂併誤解爾雅胥失之矣

錯革鳥曰旗

錯革鳥曰旗郭注此謂全剝鳥皮毛

全字依甫校定本

置之

竿頭卽禮記云載鴻及鳴鳶瀨案景純以革爲皮革遂謂全剝鳥皮毛置之竿頭因刪曲禮載飛鴻之飛字殊誤矣小雅六月正義引孫炎曰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於繆也鄭志荅張逸云畫急疾之鳥隼其義少優說文亦曰旗錯畫革鳥其上今本畫革二字誤倒以進士衆惟鄭孫訓革爲急猶未達革之字義瀨謂革卽斯干詩如烏斯革之革毛傳革翼也蓋鳥張兩翼謂之革飛之象也錯革鳥者錯畫飛鳥之形於繆也錯革鳥曰旗與交龍爲旂句法相似錯猶交也

見禮記載飛鴻說

釋地

江南曰揚州

江南曰揚州校勘記曰雪牘本元本閩本同釋文唐石經單疏本監本毛本作揚州五經文字云楊木名揚舉也州名取輕揚之義亦合作此字俗從木訛詩王風揚之水釋文云揚如字激揚也或作楊木之字非唐風揚之水石經魯詩殘碑作揚按廣雅釋言云楊揚也據此知尙書周禮爾雅揚州字詩王風唐風揚之水字本皆從木其義爲輕揚激揚陸德明張參輩以從木爲非故經與定從手旁其實非也唐許嵩建康實錄引春秋元命苞云地多赤楊因取名焉則楊木揚州寶一字也灝

案臧說謬甚尙書周禮爾雅揚州隋唐以前舊本如有異同陸氏釋文斷無畧而不載今皆作手旁之揚並無異文宋十行本作楊乃傳寫偶誤而臤雪本及元本閩本因之未可偏信石經魯詩殘碑唐風揚之水作楊固非謂揚州卽以詩論亦與王風文異安知非誤至廣雅云楊揚也乃訓其本義言其木葉輕揚耳豈得據此遂謂羣經揚州字皆作楊而爲陸德明張參竚所改定乎然則史記漢書作揚者又誰改之邪若建康寶錄所引春秋元命苞之文更不足辨古揚州之域甚廣所云地多赤楊者究在何處乎

釋地

邛邛距虛

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距虛比爲邛邛距虛齧甘草
卽有難邛邛距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蜃郭注引呂氏春
秋曰北方有獸其名爲蜃鼠前而兔後趨則頓走則顛
然則邛邛距虛亦宜鼠後而兔前前高不得取甘草故
須蜃食之今鴈門廣武縣夏屋山中有獸形如兔而大
相負共行土俗名之爲蜃鼠音厥郝氏義疏曰邛當作
蛩說文云蛩蛩獸也蜃鼠也一曰西方有獸前足短與
蛩蛩巨虛比其名謂之蜃釋文引李巡云邛邛距虛能
走蜃知美草孫炎云邛邛距虛狀如馬是皆以爲一獸
司馬相如子虛賦云𧈧蛩蛩𧈧距虛又爲二獸郭氏注

以距虛卽蛩蛩變文互言非也邛距本二獸故王會篇
云獨鹿邛邛善走也孔晁注邛邛獸似距虛負蜃而走
也又云孤竹距虛孔注距虛野獸驢驥之屬穆天子傳
云邛邛距虛走百里郭注亦馬屬又引尸子曰距虛不
擇地而走則皆以爲二獸子虛賦張揖注曰蛩蛩青獸
狀如馬距虛似麌而小其說是矣灝案據爾雅說文是
蜃與邛邛距虛比韻甘草者蜃也負而走者邛邛距虛
也而逸周書子虛賦則皆以邛邛距虛爲二物張揖云
蛩蛩青獸狀如馬距虛似麌而小其說更分晰當有所
受之竊謂邛邛距虛以四字合爲一名恐非古所有距
虛二字急語之則成蜃然則蜃者距虛之合聲耳蓋邛

邛善走而距虛善齧甘草二獸相附而行遂以邛邛距虛連稱矣

釋正

方正胡正

方正胡正郭注形四方邵氏晉涌曰正形自然方者名胡正淮南墜形訓有和正胡和聲之轉郝氏懿行曰釋名云圓正方正就其方圓名之也漢志山陽郡有瑕正表記鄭注瑕之言胡也是瑕正卽胡正灝案胡瑕和聲之轉胡正卽瑕正亦卽和正二說皆是也然邵謂正形自然方者名胡正則誤郝氏但泛言圓正方正而亦未詳胡正之名義今案方正胡正當爲二名方正卽郭

景純所云形四方者也胡丘蓋上廣下狹漸殺而下者
左傳華不注之比說文肉部曰胡牛領垂也蓋牛領下
至頸有垂肥謂之胡詩幽風狼跋其胡老狼有胡也史
記五帝紀龍垂胡髯龍亦有胡又如鶡胡鷄胡之屬皆
以頸有垂胡而名之也引申之則凡物之曲垂如胡者
皆曰胡故旗旛之胡戈戟之胡並以胡稱皆曲垂而下
者也比物醜類以求之則胡丘爲上廣下狹曲垂如胡
可知矣

絕高爲之京非人爲之丘

絕高爲之京非人爲之丘灝案此篇通釋丘之名義諸
丘皆非人所爲何獨於此言之且京人力所作固與丘

無涉又何以相提並論乎蓋此京謂京陵丘謂丘壠京陵高大築之而成故曰絕高爲之京丘隴則依山阜爲之故曰非人爲之丘左氏襄二十五年傳辨京陵杜注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爲冢墓之地呂氏春秋禁塞篇爲京丘若山陵高注戰鬪殺人合土築之以爲京觀故謂之京丘

洒而高 夷上洒下

望厓酒而高岸夷上酒下不濬郭注酒謂深也視厓峻而水深者曰岸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爲濬不發聲王氏念孫曰酒者峭也語之轉耳邶風新臺篇新臺有酒毛傳曰酒高峻也峻亦峭也水厓之形既峭而又高者

則謂之𡇗曰望厓洒而高則洒字自指厓言之夷上洒下亦指厓言言上陂陀而下峻峭也狀如人之脣故謂之滑郭以洒爲水深非也灝案王氏訓洒爲峭謂其狀如人之脣故曰滑是也字當作脩惟以夷上爲陂陀非是洒亦非峭之語轉段氏說文注以洒爲陵之假借字並非

也今案洒者阤之假借也說文云阤小崩也大爾切與洒聲相近上林賦巖阤躡鉤吳都賦崩巒阤岑今文遷爲本阤皆其義阤謂厓下瘦削也阤之本義訓小崩引申之則凡瘦削如崩缺者皆謂之阤阤之言阤也自上漸削而下遞迤然也厓洒而高言其下瘦削而體高陵夷上洒下謂上平下削如人脣下之形不發聲也凡字之从

肖者多弱小瘦削義故李巡孫炎並云平上隋下故名
滑爾雅此文卽岸字之本義說文云岸水厓洒而高者
洒字原脫今從段補
本用雅訓又曰厂山石之厓巖人可居象形呼旱切厂岸實本一字厂象厓岸之形卽夷上洒下也
古人言岸幘亦取其形蓋岸幘畧如今之風帽厂之字
形似之也

外爲隈

隩隈厓內爲隩外爲隈校勘記曰釋文隈作鞠云如字
字林作埢云厓外也詩公劉芮鞠之卽正義曰釋互隩
隈也厓內爲隩外爲鞠李巡曰厓內近水爲隩其外爲
鞠是孔穎達所據李巡本作鞠與釋文正合其誤始於

開成石經也公劉箋云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則鄭讀爾雅與李巡同瀕案此文毛詩自作芮鞫爾雅自作隩隈雖其義得兩通而文字各不相涉詩正義所引爾雅隈作鞫者孔沖遠就毛詩本文以改之耳非古本有如是也疏家凡徵引他書文字如有異同多以所說之本經爲主往往而然

今爲互證以明之左氏閔二年傳正義引釋丘曰隩隈厓內爲隩外爲隈李巡曰厓內近水爲隩孫炎云內隈曲裏也此亦孔沖遠所據之本也而其本正作隩隈並無鞫字其證一也邢疏云隈當作鞫傳寫誤也是邢氏所據爾雅亦作隈其反以隈爲誤者由於識斷未精耳

校勘記所據宋十行本及唐石經單疏本雪牘本並與

邢同是各本皆作隈無少差異其證二也郭注陘隈云

今江東人呼浦爲隈

此從校勘所引文選注訂

淮南子云漁者不爭

隈其注內爲陘外爲隈云別厓表裏之名是郭景純所

據亦與今本同其證三也說文水部云澳隈厓也其內

曰澳其外曰隈義卽本於爾雅雖澳字从水有異而作

隈則甚明是漢人所據爾雅亦無作鞠者其證四也世

儒所以深信爾雅隈作鞠者以陸氏釋文爲據也而不

知細加檢勘則釋文之譌繆尤爲顯然何以言之陸氏

之例凡所標目先舉經文次及傳注今爾雅本文及郭

注皆無鞠字則釋文所云鞠如字字林作𡇗者安從出

之邪若別本有作鞠者則當云隈本又作鞠不得如此

稱述也然則釋文今本爲淺人所改無疑其證五也淺人因見詩正義引作鞠謂李巡本實如是遂改釋文以合之而於陸氏著書之體例有所弗顧矣由此觀之則毛詩自作荷鞠爾雅自作隩隈明矣隩之與隈同

爲一厓一水其曰內者指厓之曲中而言所謂外者卽曲之兩畔也厓之曲中爲最深處故曰隩隩者奧也其兩畔爲厓之盡處故曰隈厓之兩畔謂之隈弓之左右亦謂之隈其義同也大射儀以袂順左右隈鄭注隈弓淵也考工記弓人曰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畏與畏同杜子春詩鄭箋云水之內曰隩水謂角之中央與淵相當是也

涘爲厓窮領汜谷者激

王氏念孫曰此篇自望厓酒而高岸以下皆釋厓岸之名故篇末題曰厓岸此云渙爲厓窮瀆汜谷者激者言水厓謂之渙其窮瀆之厓則謂之汜通谷者之厓則謂之激汜激皆厓岸之名非溝瀆之名也對文則汜與激異散文則通故廣雅曰澑汜厓也澑與激同淮南道應篇公孫龍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高注曰汜水厓也班固幽通賦芊彊大於南汜曹大家注與高誘同是汜爲厓也釋文曰激本又作澑亡悲反釋水篇水草交爲澑釋文曰澑本或作激亡悲反則澑激是一字釋名曰澑眉也臨水如眉臨目也秦風蒹葭篇在水之澑毛傳曰澑水隙也說文曰隙厓也是激爲厓也汜與微皆厓

之名故廣雅澗記同訓爲厓義本於爾雅也而郭釋謂
瀆汜曰水無所通者釋谷者激曰通於谷水經濟水注引作通谷者

激引注文作水邊通谷

則是以窮瀆爲汜通谷者爲激說文亦曰

汜窮瀆也若然則汜激當與谿谷溝瀆同列於釋水胡
爲與滑隩墳渢同列於釋正而總之以厓岸之名乎斯
不然矣瀆案王氏謂水厓謂之渢是也然渢自指水言
不得以爲厓名其云汜激皆厓岸之名並誤矣說文云
厓山邊也山邊謂之厓其有水者則曰水厓廣雅云澗
汜厓也此指水厓而言渢爲厓者言厓下之水也窮瀆
有水則謂之汜水通谷者則謂之激窮瀆與通谷皆連
類及之豈得以厓下有水歸之釋水篇乎淮南書云航

在一汜正謂舟在水中班孟堅云華疆大於南汜亦泛言南方濱水之地也豈皆在厓岸之謂乎至毛傳云澗水厓也水厓猶水厓也更不得去水字而以澗爲厓岸之名也釋名以眉釋澗謂臨水如眉臨目此但渾言命名之義若以厓臨水眉臨目相對而謂澗爲厓斯益膠固矣郭注並不誤說文所訓乃其本義不得輕相駁難也

釋山

小山岌大山峘

小山岌大山峘釋文峘胡官反一音袁坤蒼云峘大山又音恆瀨案胡官反是也亘與互俗書相亂故誤音恆

亘者回旋之義言小山般桓而及於大山也說文云駁
馬行相及也讀若爾雅小山駁大山峘駁巒竝與及通

宛中隆

上正章郭注山上平又宛中隆注云山中央高瀨案釋
丘上正章丘又宛中宛丘與此文義竝同郭景純皆以
宛中爲中央高固誤郝氏義疏於釋丘篇中據詩傳四
方高中央下曰宛丘又釋名云中央下曰宛丘以正郭
氏之誤是也而此篇疏云宛中隆者謂中央下而四邊
高因其高處名之爲隆與釋丘之宛中義同名異彼據
中言故曰宛此據外言故曰隆矣如其說則是同一宛
中而名義兩歧彌爲不妥蓋亦未詳其義而漫爲調停

之辭耳今案隆者豐大之稱說文隆豐大也引申之義爲高爲盛因之凡圓頂謂之穹隆宛中隆者下視穹隆然也隆从降聲故有降下義凡言隆殺猶降殺也

翠微

楊慎丹鉛總錄曰爾雅山未及上曰翠微詩曰陟彼崔嵬崔嵬卽翠微詩傳授字各不同爾然崔嵬字不及翠微之工凡山遠望則翠近之則翠漸微故曰翠微也左思蜀都賦鬱蓋蘊以翠微注翠微山氣之輕縹也孟郊詩山明翠微淺東坡詩來看南山冷翠微皆有意態足以發詩人及爾雅之妙詮瀨案卒聲佳聲散聲鬼聲古音同在脂部升庵謂爾雅之翠微卽詩之崔嵬是也其

說翠微字義則未然翠微卽崔嵬之異文故曰未及言其崔嵬高峻也蜀都賦注緣詞生訓詩家因其字而鮮華故相承用之不足爲據也

厔巖

峩者厔巖郭注謂山峯頭嶺巖瀕案厔當作峩字之誤也厔篆文作厔與厔形近厔卽厔字从義聲義从我聲古音在歌部厔巖卽峩峩之異文其轉語爲崔嵬釋文本或作厔巖又作峩峩是其證

小山別大山鮮

文選吳都賦長笛賦注竝引爾雅小山別大山曰嶰嶰氏琳以爲所傳本異灝案李善所據爾雅本嶰字乃嶰

之譌釋文鮮或作嶰是其證鮮之言散也別離也小山
離於大山故謂之鮮大雅皇矣篇度其鮮原毛傳曰小
山別大山曰鮮正本雅訓鮮獻古字通月令鮮羔開冰
鄭注鮮爲當獻公劉篇陟則在嶰復降在原嶰原卽鮮原故傳又曰嶰
小山別於大山也據此二者則爾雅鮮字非譌明矣月
令穀實鮮落呂氏春秋季夏篇淮南時則篇竝作穀實
解落其誤正與文選注同臧氏兩存其說且以釋文或
作嶰爲嶰之譌疏矣

多草木岵無草木岐

多草木岵無草木岐校勘記曰釋文云岐三蒼字林聲
類並云猶屺字詩陟岵毛傳山無草木曰岵山有草木

曰屺正義曰與爾雅正反當是傳寫誤也定本亦然釋文云王肅依爾雅按毛詩傳則此經當作無草木岵多草木岵毛詩傳不誤爾雅誤也王肅解依爾雅蓋以鄭箋本爲誤耳釋名云山有草木曰岵無草木曰屺蓋所據爾雅本亦誤瀕案臧氏以爾雅爲誤別無明據徒以王肅依爾雅故耳然釋名正與爾雅同說文亦曰岵山有草木也屺山無草木也從其多者爲斷自是毛傳字誤況上文多小石礧多大石崿與此二句相接則先言多而後言無亦明矣豈得顯爲左袒乎

釋水

溫泉正出 沃泉縣出 汎泉穴出

王氏引之曰爾雅釋水曰汎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泉皆自穴中出而汎泉獨言穴出者穴非孔穴之穴乃回穴之穴也文選幽通賦叛回穴其若茲兮李善引曹大家注曰回邪也穴僻也汎泉從旁出故曰穴出僻謂之穴僻者偏也又曰仄出仄者側也穴與仄皆不正之名與上文濫泉正出相對非謂其從孔穴中出也瀨案穴有曲折頃仄義穴出言其回旋曲折而出耳釋水云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汎泉穴出穴出仄出也三者參觀其義自明蓋正出者泉從頂上騰涌而出故曰濫泉言其汎濫也縣出者由巖下向地縣垂而下故曰沃泉如沃灌然也穴出者回旋曲折而出

故曰汎泉汎者屈曲之義也

繇帶以上爲厲

以衣涉水爲厲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灝案以衣涉水爲厲釋詩之深則厲也繇膝以下爲揭釋淺則揭繇膝以上爲涉釋濟有深涉也而又云繇帶以上爲厲語意複沓此一句蓋後人據誤本毛傳增之詩人之意謂禮義之大防不可踰越故以深涉者譬之犯禮義而行若水至帶上卽有陷溺之虞世雖有暴虎馮河死而無悔之人豈容著爲定程垂諸雅訓況旣曰以衣涉水爲厲則不必更言繇帶以上爲厲明矣考皇侃論語憲問篇義疏但云繇膝以下爲揭繇膝

以上爲涉此洗字原本誤作厲而不及絲帶以上爲厲是其明證
郭景純注以衣涉水爲厲云衣謂襌似郭本亦無絲帶
以上爲厲之句若有此則與上文異義不得無一語及
之也釋文標以上二字云時掌反下同則此句之增當在隋唐以前餘見毛詩